

隐秘的全部

朱朱

万家灯火

故事看多了,与人活久了在某方面的感觉是一样的,慢慢发现人的性格与命运取决于与这个世界所发生联系的方式,不同人生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欲望的深浅。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善恶把控的力道相异。仿佛一场巨大的隐秘,你不知道此消彼长的状态。佛家说知足常乐,庄子主张顺从天道,教你释然也是在劝说放弃,而裹挟在特殊时代下的人们,面对毫无经验可取的冲击,所展露的人性才是检验的标准。

检验什么呢?

检验时代,检验世界,检验人心。

很久以前在《小说选刊》上看过房伟的《猎舌师》,喜欢《猎舌师》的原因很简单,满足了胆小怯懦的普通人内心的英雄梦。故事既有史实的影子,又有虚构的美好,战争年代跟生活在和平年代下的人相比既不幸又是幸,他们看见了丑恶并且选择进入人性中最闪光的一面,在随时有消亡危险的同时,也有成为英雄的可能。之后又关注了房伟的其他作品,发现他是个学者,评论也写得有血有肉。但没有一篇有《猎舌师》那般震撼。

昨晚一口气看完了他的新作《血色莫扎特》,叙事的风格让人想起了作家盛可以,同样都是小人物,同样都是以多条线第一人称的表达,读来很压抑很心碎,似是一种警醒,又觉得深深地心痛。《血色莫扎特》记述了大时代变革之中,一代青年惨烈的记忆与深沉反思。小说围绕十五年前一桩轰动麓城的“钢琴王子杀妻案”,讲述了葛春风、韩苗苗、夏冰、薛畅、吕鹏等时代青年大学毕业之后的人生浮沉。既有相爱相杀的爱情纠缠,又有时代风云之下的国企改革,官场与地下世界的黑暗法则。小说以潜逃回乡的杀手为引子,精心编织了一个个连环套式的谜团,真实再现了时代转型之中个体心灵的悸动以及生命的至善感悟。

葛春风在大学毕业被分配回麓城一家化工厂工作,没过几年下岗再就业,卖了一年多凉粉烤面筋终于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省城当了报社记者。吕鹏是个敬业细心的警察,跟薛畅、葛春风是高中同学,关系很好的铁三角。薛畅一路辗转成了市政府领导眼前的红人。他们三人自从认识了夏冰、韩苗苗,整个人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夏冰是个才华横溢的怪人,钢琴教师,有时非常固执死理,有时又从善如流。韩苗苗是个热爱舞蹈身材窈窕的美女,与夏冰结婚生有一子,为了韩父尿毒症的药费去夜总会跳舞挣外快,美好的初衷在浑浊的环境里慢慢变成了毒瘤。夏冰在学校合并中被调整去了清洁队,细瘦的手指很快变得粗黑肮脏,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向往产生的遥远距离让柔软的人心变得敏感脆弱。夏冰冲进与韩苗苗有染的冯国良家中杀死了韩苗苗刺伤了冯的女儿后潜逃。十五年后,夏冰的“身影”又重新出现,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同时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整个故事分为十三个章节,前面十章均以第一人称叙事,葛春风、薛畅、吕鹏等人先后出场,每个人的讲述节奏都很快,时间跨度很大,从学生时代的回忆到当年发生的命案再到当下的反思。每个章节看似独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结,人们擅长将自己的恶隐藏,方便自己行走的同时,潜意识里也表达了对善的向往和崇敬。每个人的隐秘都在渐渐打开的叙事中一一展露,对于这样一种每一个后续都是对以往的一种修正,甚至是推翻,看起来还真是挺过瘾的。虽然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极具吸引力,但是看完以后像被一团浓重的黑云所笼罩,心里还真不是好受。

文学的意义无非是反思和修正,区别于大多数作家习惯性的揭露,房伟把自己的思考嫁接在人物自己的叙述中,现实性很强的东西读者接受度也会强,同一件事情不同立场的对比,才更有利于思考的深入。不论身处什么时代,人遇逆境有挣扎自救的本能,反抗意识来源于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秘密这种东西是颗随时会变异的种子,隐秘的全部除去得到的物质以外,还有明码标出的代价。还是生活在阳光下好啊,通透的人生虽然简单直白,但是会比较幸福。



长白山之冬 王尚

山鸟不知名

苏枕书

嘉庐君:

见信好。近来事多,惫懒更甚。年末至今,似乎已无所事事了三个礼拜,始终不能进入工作状态。昨天此地又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但街上人车似不见少,毕竟狼第二次来了,大家也已习惯。民众对政府素无期待,因此态度格外淡然,至多匿名在网上发泄几句。亲近自民党的媒体也会发布诸如“比起欧美各国,日本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新闻,底下也有水军跟帖赞叹。不过日本年轻人、知识界群体对眼下的执政党大多不满,但同时认为现状难以改变,因此对参与政治(比如投票)非常冷淡。我自然更冷淡,也没有什么不满,因为书窗宁谧,实在可珍。

去年末,有几门课提前结束,在家待着的时间更多,因而发现窗外山里每天都有许多鸟来吃果子。那是一株高大的山桐子,本地很常见的植物,和名叫饭桐,因为从前的人会拿它的树叶包饭。江户时代的学者认为饭桐(イイギリ)就是《诗经》所云“椅桐梓漆”“其桐其椅”的“椅”,现在我国《辞海》《词源》、植物志等资料中也采此说。但有关“椅”究竟是何植物,古来聚讼纷纷。《说文》认为“椅,梓也”;郭璞注《尔雅》认为椅、梓“即楸”;《本草纲目》认为“梓之美者为椅”,《毛诗陆疏广要》认为“梓实桐皮曰椅”,与梓、桐等大类同而小别。可知传统文献并未有将“椅”与“山桐子”关联的痕迹。又检“山桐子”其名,亦不见较早用例。倒是日文文献明确认为“椅”即“饭桐”,如冈元凤纂辑《毛诗品物图考》卷三辨析“椅桐梓漆”之际,引用的虽也是《埤雅》《尔雅》等中国文献,但按语云:“椅,此方谓之异异己里。”而“异异己里”即“イイギリ”(饭桐)是也,且配图亦无疑是山桐子。这似乎是江户时代博物学者的共识,如细井徂《诗经名物图解》亦绘山桐子一幅,云:“椅,和名イイギリ,诸州深山有之。”江户末期著名的《本草图谱》也持此观点。明治年间,东京大学编《东京大学小石川植物园草木图说》

(1886年)卷二将和名“イイギリ”、汉名“椅”与拉丁名“Idesiapolycarpa Maxim”对应,详绘图谱,详述特征,至此,饭桐正式在现代植物学范畴内得以定名。

偶见民国时期林学家所著教科书《造林学各论》中有“椅树”条,下注“别称椅桐、水冬桐、山桐子”,云“前在中部各省似颇普通,今则稀少,树态端整,秋季落叶时红实累累,下垂如南天竹之实而稍大,极美丽而悦目”。在1944年出版的《峨眉植物图志》中,亦有椅树条,称其“树容美丽,其猩红色果实尤为悦目,颇合于园庭及公路两侧之栽培”,可知民国时已有椅树等于山桐子之说。陈嵘曾留学东北帝国大学农科大学(今北海道大学)、哈佛大学,1925年回国,任教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是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他的植物学知识必然受到日本学说的影响,那么,将诗经中的“椅”与今之山桐子相关联的看法,是否也是来自日本?暂且存疑,他日再考。因为此番来信原想与你说的,分明是吃山桐子果实的鸟儿。

那株山桐子离我的小窗很近,刚搬来的那个秋天就注意到它的累累红实,也知道有鸟来吃,却从未仔细观察。去年在家时间很长,倘若一天都在书房,很容易就注意到,每日清晨、午后、黄昏,都会有大群鸟儿飞来,停在那山桐子枝上啾啾不已。虽说隔那大树不远,也有几十米距离,只听得见满树鸟声杂沓,并不知是什么鸟。因为害怕蛇、毛虫之类,虽然非常喜欢山,但一直保持“远观”,不在植物茂密时进山,也对鸟兽兴趣平平。但那群鸟天天准时来,在缀满红果的树上穿来穿去,呼朋引伴。我终于把长焦镜头对准了它们——去年新购,最初只是想远距离看清山里的植物(不敢靠近),已目睹苦楝、光叶石楠、灯台树等诸位芳颜。大概因为从周擅长摄影,我一直不愿专攻此道——真是古怪的念头,也许是担心拍得不如他?

镜头里,第一次看清枝上小鸟的姿容。头顶微有羽冠,像被风吹乱的发型;耳畔有一

痕可爱的栗色,身体与翅膀是灰色,胸部至肚皮颜色逐渐变浅。它们快活极了,灵巧地站在细枝上,随意啄食无尽的红果,啄两口,又去另一枝。有时从高处滑落,不知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很快又攀住一枝。糟糕!那一刻完全喜欢上小鸟,我知道这是非常花时间的爱好。很快,我查到它的名字叫栗耳短脚鹀,知道了名字,仿佛成了朋友。接下来,几乎每天早上都在窗前看它们。十二月末下了一场大雪,珠串般的红实覆着雪,本已极可爱,偏还有许多栗耳短脚鹀,比平日来得更多,停留得更久,在这丰收的乐园里流连,枝头的雪簌簌落下。

元旦假期,忍不住在吉田山散了两三回步,邂逅了这些小鸟:燕雀、远东山雀、杂色山雀、大山雀、灰鸫、北红尾鸫、灰鹡鸰。有时听到鸟声,忍不住到窗前去,但鸟来去极速,踪影难觅。自嘲这是“猫性大发”,因北京家里的猫也常常闻鸟而动,在窗前屏息驻足,发出难以自抑般的“啾啾唧唧”,据说是猫观鸟时的特有行为,也许出于诱捕猎物的本能。

年初忽而降温,一夜大风过后,山桐子红果一粒不存。栗耳鹀们也不大来了,有些怅惘。不过山里还有苦楝、女贞的果子,那里聚了不少栗耳鹀。其实吉田山并非观鸟佳处,因为层林深密,鸟在当中藏得很好。御所、鸭川、大文字山、下鸭神社树林,都是更专业的观鸟地点。只是我实在不敢发展这项兴趣,就守着小小窗,等待鸟飞来吧。

今年春节,显然又不能回家,想着两年前在家里见过的大雪与梅花,难免怅惘。听你说南通植被渐丰,很开心。鸟儿应该也变多了吧?母亲有时也抱怨晾衣台的鸟粪比从前多不少。真想跟居大叔去观鸟,还记得博物苑草坪的戴胜么?忍不住翻开乾隆《直隶通州志》,学习了《丹志》“物产”条下的“羽族”,原来吕四曾有丹顶鹤,博物苑还有标本——对于故乡,我实在无知,才这样大惊小怪,请你原谅。离春节尚有一阵,或许还能在年前盼你的来信?

松如

庚子嘉平月二日

灯光下的“星星剧社”

张磊

南通“星星剧社”,从2020年7月18日正式开班,走过夏天、秋天、冬天……下一个春天,虽然还没有来,我们的好戏已经在2021年1月15、16日上演了。比春天先到!

与所有剧社成员相识的183个日子里,我能叫出每一位成员的名字,我能记住每一位成员的脸庞。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教师、医生、公司职员、机关干部……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大家因为共同的热爱——戏剧表演,而走到一起。

木心先生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我稍稍改一下:“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戏剧是要有所牺牲的。”

因为文学是可爱的,因为生活是好玩的。大家起初就是凑在一起玩儿,做游戏、听讲课、看戏剧,他们真的只是因为好玩……直

到正式开始排练戏剧,痛苦便来了。上场手抖音颤者有之,中途打退堂鼓者有之……上了台,手怎么举、足怎么投、话怎么讲、音怎么发,都成了问题。

戏剧可不是随便玩的,必须有所牺牲。他们必须牺牲周末休息时间、牺牲陪伴儿女时间、牺牲许多业余时间,课上老师指导排练、课后学员自发排练。那份对戏剧的热爱与执着,支撑他们坚持了下来,并使每一位成员都得以成长。

最终,他们站上了戏剧舞台。舞台灯光打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一段恰如其分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沉浸在角色中,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直到所有场灯亮起,在谢幕曲中谢幕的那一刻,也许他们都不能相信,自己站在了曾

经梦想过无数次的戏剧舞台上。那一刻,“值得”二字,在他们心头一定很重很重!所有的牺牲,值得!

我热爱木心先生——有什么法子哩,我就喜欢木心先生说的话:“个别人,极少数人,他要自尊,自救,他爱了艺术,艺术便超升了他,给他快乐和幸福。”

“星星剧社”的成员,就是木心先生所说的:他们要自尊,自救,他们爱了戏剧,戏剧便超升了他们,给他们快乐和幸福!

“星星剧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靠我们大家一起走,一起走一条艰辛的路。有的远方,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就在于,有一个地方令你心向往之……

我们的戏散场了,许多人仍然沉浸在戏的余绪之中,那是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成就自己后,所获得的快乐和幸福!

心窗片羽